

[闲情逸致]

连中福

没想到会与夜鹭有一段情缘。但它确实一次次来到连家畚与我会面。

在建连氏书院时,建成了附属景观荷花池,不大,十余平方米,深约一米。池建成后,内需填土二十厘米以上,再放水至五十厘米,将泥和成淤泥,方能种荷。而且下面填得土需要细而肥的黄土,这在书院周围没有,我在五十公里外一处工地旁找到了这种土,但如何取之,且送到书院后面的荷池中? 纠结得我苦思冥想好一阵子。

开始想到使用拖拉机,这玩艺太笨重,也要不了一整车土,不合适;使用三轮摩托车,需要拉几趟,路程如此远,存在较大安全风险;雇辆小拖斗皮卡车,也需要拉几趟,需要劳力跟着装土,成本过高。

思来想去,还是用自己小车拉合适。

“用爱车装泥巴,亏你想得出。”妻子说。

“这是最佳办法,叫土法上马造风景!”我笑笑,回答妻子。

于是,一项“运土工程”开始了。

备下装土用的二十余只蛇皮袋,铲土的大铁锹,垫在车内的旧窗帘之类大布块,置于车后备箱,出发了。

天气多晴无雨,土质干燥,车子可以多拉些。但温度高,土层硬,铁锹下土难,只装了三四袋,已汗流夹背,备上条擦汗毛巾,继续干。

直到一个小时后,二十袋土铲装完成,身上衣裤已没了一丝干布纱。

趁热打铁,装车。

二十袋干土,重约一千斤,每个座位必须均衡装载各四袋,剩下四袋装后备箱。

先在座位垫上布片,再将装泥巴的蛇皮袋叠在布片上,防止土尘落于座垫。

装车完毕,在驾驶座位上垫个塑料袋,上车,往老家驶。

四十分钟后,到了书院。从停车点至荷花池,需步行约五十

米,二十袋土,只有依靠双手提或肩膀挑,才能倒入池内。

用簸箕,一担两袋挑,十担挑完,差不多行走了一千米,其中有五百米是肩膀上压着百斤重的泥土,仍能平稳健步。这要归功于十多岁时,在农村劳动数年,留下了能挑担子的功底,否则,肯定会像如今的部分年轻人,挑起几十斤重的担子,东倒西歪,若挑起百斤重担子,连迈步子都困难。

自己也是长时间没挑担子,肩膀被扁担压磨得红红的,若要被一辈子在农村劳动的父亲看到,肯定说我要变修了。

十担泥,全倒进荷池中,铺平,厚度不到五厘米,如此这般地预算一番,至少需要拉六车,每车从出发,至目的地铲土、装车,到返回卸载、挑土、和泥,需要约三个小时,从体力支撑来说,每天只能拉两车,三天完成整个荷池填土工程,约需跑近六百公里车程。

时不我迟,便再次出发。

三天后,当第六车土全填入荷池,平整后,用根小竹棍插进土中,拔出后量量,已超二十厘米,土层足够了。但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,干泥巴入池后,荷池中原有的水很快被吸干,五十厘米的水位压根儿达不到。

虽然隔壁大池中有满满的水,但没有引水孔,水无法引入荷池内,实际上,也不能设引水孔,否则,一旦荷池水位超过大池,黄泥水就会倒流入大池,使大池清水被污染。

可否利用大池中高水位压力,将大池水引入荷池中? 我找一段五米长、拇指般粗的软水管,将一端扔进大水池,抓住另一端,放进嘴里,憋足气使劲儿吸,第一口,没吸上水来,第二口,依然没吸上水,再吸,“嗤”地一声,满嘴是水,迅速将水管从嘴里抽出,头朝下,尽可能压低位置,那水便咕噜咕噜地从水管里流出,淌向荷池。

也像淌进我燥热的心底。

黄泥经水浸泡拌和后,显得板结,为了使荷池有疏松透气的

淤泥种植荷花,我在市场上各买了两斤鱼鳅和螺蛳,倒入池内,因为它们都是松土高手。

一日夜间九点多钟,我散步至荷池旁,突然从池内“呼”地飞出两只大鸟,在明亮月光下,我看清是两只夜鹭。在这个山畚里,从没见过夜鹭出现,荷池建成没几日,它们便光临了,这信息是咋传出山畚的,不得而知。并在之后的几个晚上,它们都结伴悄悄地来,吃饱后又悄悄地走。

夜鹭也称夜游鸟,中型涉禽,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我国平原和低山丘陵地区的溪流、水塘、江河、沼泽和水田地上都有栖息。具有夜出性,喜结群。主要以鱼、蛙、虾、水生昆虫等动物性食物为食。体长46—60厘米,体较粗胖,颈较短。嘴尖细,微向下曲,黑色。胫裸出部分较少,脚和趾黄色。头顶至背黑绿色而具金属光泽,上体余部灰色,下体白色,枕部披有2—3枚长带状白色饰羽,下垂至背上,极为醒目。

夜鹭的频频光顾,会把我放入荷池内的鱼鳅、螺蛳都吃光的。

得想个法子阻止它们进荷池觅食。

开始几日,吃过晚饭后,我便坐于荷池旁,看守着天空,发现有夜鹭飞来时,便起身“嘭虚、嘭虚”地叫喊着驱赶。听到叫喊声,夜鹭果然飞走了,但隔了一段时间后又会飞回来,并趁没人时进入荷池内捕食。

谁有如此神气彻夜看守一个小荷池不让夜鹭捕食?

无奈,只得另想法子。

我搬来足够覆盖整个荷池的废弃长木条、木板,盖在荷池上面,使池内既可透气通风,又能阻止大型鸟类进入。

开始的几个晚上,夜鹭依然盘旋于荷池上空,并降落在荷池旁,寻觅一段时间后,因无法进入池内捕食,只得乖乖离去。

望着夜鹭在空中远去的背影,我心里默默念道:对不起,那是我专门饲养在池内松土的生物,不是为尔等备的食物啊。

[灯下漫笔]

那些年吃过的籽

林志贞

苦瓜籽

切苦瓜的时候,我说,苦瓜籽,曾经有吃过。女儿看着垃圾袋里刚倒进去的一堆苦瓜瓤,满脸问号。当然不可能是这种苦瓜籽,是红色的。苦瓜还有红色的籽? 女儿更显惊讶:我们家吃过的苦瓜不都是白色籽吗? 苦瓜籽自然是有红色的,真正成熟的苦瓜也是红色的。红白色的区别其实仅是同一粒籽的不同生长时期,就好比是人,十八岁是成人,而立不惑也是成人,但分属不同的人生阶段,有着红色籽瓤的苦瓜就同如进入而立不惑阶段的成人。

藤蔓上的苦瓜由翠绿渐变白绿时,苦瓜就进入了属于它的成熟期,虽带着苦味但爽口清脆,这时节是将它们送往菜市场的最佳时机,这也是很多人不识红苦瓜的缘由。滕叶层层叠叠,挂着的苦瓜偶有漏网,籍着阳光雨露的滋养,枝叶间便开始了一场悄无声息的蜕变。变化始见颜色,先是在苦瓜尖部出现了淡淡的黄色,隔一个日出再隔一个日落,就见瓜体上的黄色在加深面积也在增大,自下而上逐渐向瓜蒂靠近。

当苦瓜通体红透依然还没有被眼尖发现并摘下,它们慢慢地会像石榴一样张嘴炸裂,露出里面鲜红色的籽瓤。这些红色的籽就是可以吃的苦瓜籽,严格来说是吃包裹在外面的那层囊,也称种皮。成熟至此的苦瓜,所含淀粉已被充分水解成了糖分,入口甘甜包括种皮。所以,当藤蔓上的苦瓜丰满了变白了时,不妨慢点下手,耐着性子等等它,等它成熟通透地完成所有的生长历程。炸裂的苦瓜如果依然未被摘回,期待的它们终究成为鸟们美食或随风吹落。待到来年,或许又有一棵苦瓜苗在这里破土而出。



南瓜籽

南瓜籽

女儿一直说我“籽”“子”不分,这点应该承认。籽,基本是指种子,是未经加工的。南瓜籽虽也有生吃,但生熟之间口感上相去甚远,所以吃的基本是炒熟过后的,也就是南瓜子。

南瓜,地里极多,摘回后大都成了猪们的口粮,南瓜子是南瓜的附带品,从南瓜肚里掏出来,洗干净摊晒进簸箕,晒上一两个大日头就干燥可剥啦。夏夜乘凉,小孩子少不了两大喜好,其一是听大人们讲各种鬼故事,其二便是躺在竹椅上嗑南瓜子。南瓜子现炒,大人们基本不管,任由孩子们自己动手。炒南瓜子,不同于炒菜蒸饭,它全程只需游丝小火,火旺了必焦,所以老家人说炒南瓜子时多以“焙南瓜子”称之。特意去查过,焙,就是全程小火烘干的意思。南瓜子快熟之际,沿锅边洒下些准备好的盐水,这是不可少的关键一步,随着“噗”的一声,锅内白烟瞬起,香味有了咸淡也有了。饱满的南瓜子咸香烫嘴,牙齿轻轻一嗑,瓜仁就蹦到了舌尖上。端上小方桌,你一把我一把,不大功夫就被我们瓜分到了碗底,爸爸妈妈从碗底捏上几颗,尝个咸淡基本就不嗑了,怕上火。当然也可作父母们只爱吃鱼尾巴的同样理解。

苦楝籽

苦楝树有着独特的防虫功效,用其打制的家具鲜有虫蛀,因此在过去,农户的房前屋后经常见有种植。苦楝树与枣树有些想像,果实也是形如青枣。秋后,苦楝树叶飘落一地,金黄色的苦楝籽满挂枝头临冬不落,引得鸟儿叽喳前来,竞相争啄一派热闹。儿时吃苦楝籽记忆仅有一次,缘起架不住它们成熟美丽的样子,将下几串带回家放在碗架橱的顶上,盘算着慢慢吃。

苦楝树除了能驱虫还能治跌打肿痛和皮肤病,夸张点地说,家里种一棵苦楝树基本等于备了半个赤脚医生。不过有利就有弊,苦楝树虽能起不少作用,但它的籽有毒,古话早有明证,是药三分毒,何况还是偏方治大病式的苦楝树,中毒对象还不仅限于人,这些都是后来慢慢得知的。有一年冬天,邻居家猪圈翻新,猪们没了约束,在院里四处拱土找食,扭胯甩尾地来到苦楝树下饱食了一顿满地苦楝籽,晚上猪们哼哼唧唧集体中毒。邻居一家子齐齐上阵,按着猪给灌肥皂水,大半夜人喊猪叫的热闹了半个村子。邻居家猪们的中毒,让当时尚年幼懵懂的我后怕连连,也无比侥幸自己的皮实,甚至无师自通了“美丽陷阱”四字的所含之意。

[诗歌长廊]

鸬鸕天·村郊秋语

刘大伟

玉露金风滕陌盈,蚰儿吐瑞递秋声。
桂香缭绕嘉期至,桐叶飘黄凉月迎。
祥景耀,故园行,古桥溪畔瑟琴鸣。
回眸涌动沧桑事,顾影嗟嘘白发荣。

秋日二题

郑忠信

旱

黄叶无风犹自落,秋云不雨奈何匆。
寒江一带几多瘦,依旧沉鱼照雁空。

桂

赏桂但愁秋露微,且邀冷月著清辉。
恨舒广袖花间舞,聊慰相思欲折归。